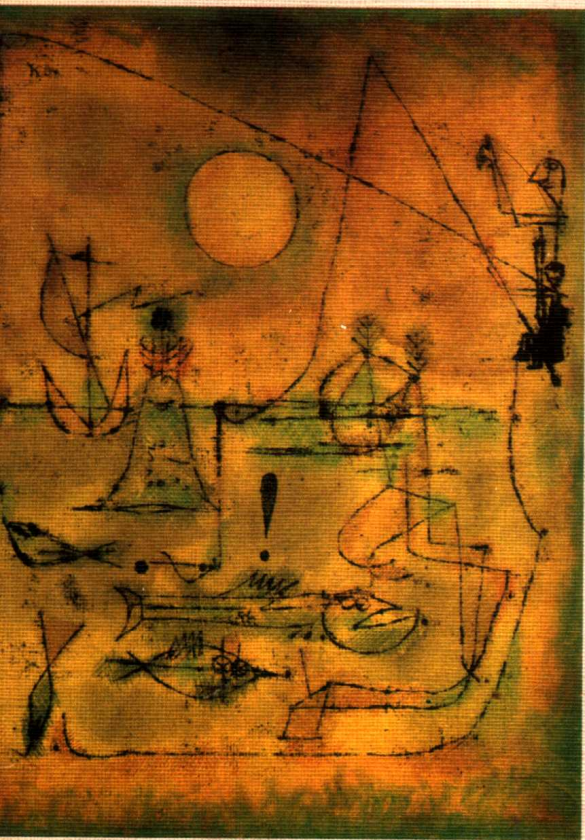


曹文轩 著

泰山·仙人掌丛书

面对微妙

泰山出版社



曹文轩 著

泰山·仙人掌丛书

面对微妙



泰

山

出

版

社

泰山·仙人掌丛书

面对微妙

著者/曹文轩

出版/泰山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 127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格/850×1168mm 32K

印张/11.75

字数/244 千

版次/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634—095—5/Z·18

定价/17.50 元

泰山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序 言

序自然要有一个。序就像一幢新屋的门阶。没有这门阶作一铺垫，而一脚踏进门去，人就会觉得太突兀，很不习惯。作为一座建筑而言，那幢新屋本身也不完美。

桥有引桥，乐曲有过门，说话有个开场白，在进入正题前，都得有这个“门阶”。那是因为，人们的心理接受需要一个适应过程，需要有一个进入氛围的安抚与诱导。

序——门阶，一定得有。

其实，序常常是与正文不相干的。尤其是他人作序，其言十有八九与人

家的文字风马牛不相及。他只顾一门心思谈他的，了不得是借人家的题发挥他自己的那一套罢了。当然也有实心眼的，仔细将人家的文章从头至尾读了一遍，然后摆开一副评说千秋价值的架势。但这老实人所制造的效果未必就有那些并未将人家的文章看过一字就洋洋洒洒地说一大篇的散漫人所制造的效果好。因为序，并没有指导人阅读正文的责任。它也就是一个门阶而已。这个门阶好看，且与屋子和谐，这就很不错了。

这本书的序，我依旧得自己作。我出了 10 多本书，都是自己作序，从没请人作过序。原因不是自己的心性清高傲慢，不大瞧得上别人。倒恰恰是觉得自己气虚，不想拿那些没有重量的文字也去叨扰别人一通，更不想使人为难，不知为你的文字说些什么才好。我没有请人作过序，倒给别人作过许多序。我有这个体会。我不是那种散漫人。我总是很老实地读人家的文章，然后想挑出一些长处来，给人说几句好话。然而，有时又很难挑出一些长处来（这倒不一定是人家的文字没有长处，而可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于是就为那千把字的序而踌躇好几日，搞得心绪不宁。因有这种记忆，我当然不愿去请别人为我作序，让人家难受去。还是将难受姑且留给自己。等到了哪一天觉得自己的文字已有些颜色与分量了，再去请友人或名人作序吧。

这是本集子，里头没有多少大文章。这种书是没有多少人肯读的。如今的人喜欢大书，喜欢聆听煌煌大论。在作者一面说，语不惊人死不休。在读者一面说，语不惊人我不顾。这是个制造大效果的时代。在批评界，从大人物到小人物，都在瞪大了眼找一些突破口，而企图一跃登临俯瞰苍茫大地与

芸芸众生的峰巅，去领略一番那种独占鳌头的意境与快感。这个批评界总是激情满怀，“大言不惭”，一副创世纪的大模大样。虽然有时在轰轰烈烈后面不免藏了个空空洞洞，但如今的人要这种风度、风气与风尚，爱让人告诉他又来了一个什么新时代，又杀出一个什么新流派，又有什么新的主义隆隆诞生了。我喜欢巨著与大文，并在许多年里只想写专著而不肯去写文章，尤其是不肯写小文章。但近几年，这心思随着年龄与见识的升长而有所改变，以为诸如“论年龄”、“论缺陷”、“论性别”的小文章也还得有人去做，是不可丢失的。于是就找了个僻静之处，将这些文章一一写出来发出来，在批评界一片参天大树的黑森森的林子边，开一片小小的疏朗的竹园。

“细微之处，深藏大义”，这是我近几年揣摩事物而得出的一个认识。在依旧热衷于宏观并赞同别人也宏观的同时，我将自己的心静下来，去琢磨一些别人不愿去琢磨或干脆就被忽略掉的似乎微不足道的问题与现象。当我聚精会神地去凝视它们时，它们颇有点受宠若惊地向我显示了它们的意义。我发现，这世界上，虽有小事大事之分，却唯独没有有意义与无意义之分，甚至没有大意义与小意义之分。一切都是可以被凝视的，并且是经得起凝视的。它们含着意义，默默无语地存在着，不显山也不露水，谦逊地等待着人们去关注。当我发现这些细小的话题、细小的现象却大有文章时，我就一个一个地将它们盯住。它们告诉了我许多新的道理，新的秘密。我把过去一味只投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之大象上的精力，匀出来一些，来探究这些细小之象。我对面前的物象，越来越具有平等、民主的思想。

即便是对重大问题、重大现象的研究，我也会在大框架

里,做一些细微的解读,不再一味地高谈阔论,尽说些云山雾罩、耸人听闻的骇世之言。我愿去琢磨一个单词,一个句子,一个偶然的细节,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小弧度的动作。我发现这世界上的大象,是由若干细小之象组成的,这大象是建立在若干细小之象的基础上的,并且得大象之精义,可从研细小之象入手。宏观之下必有微观的砖石,若不然,那宏观就会经不住一阵风雨而于顷刻间坍塌。

于是,我将这本集子定名为《面对微妙》。

目 录

序 言	(1)
-----------	-------

说空	(1)
----------	-------

走出骗局	(7)
------------	-------

坠入巫术	(14)
------------	------

丢不下的尴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	--

理论资源和贫困化	(20)
----------------	------

死亡与存活	(33)
-------------	------

水平与垂直	(39)
-------------	------

投入与疏离	(50)
-------------	------

现代·名篇·导读	(57)
----------------	------

批评的尊严	(63)
-------------	------

永远的古典	(69)
-------------	------

1
·
|

荒诞的见识	(77)
无法缔结的契约	(81)
闲话读书	(84)
关于名字的随想	(91)
手感	(99)
良种思想.....	(107)
白豕.....	(110)
汤.....	(114)
留给自己一间房.....	(121)
宗教情怀.....	(125)
背景.....	(131)
有个女孩叫米子学.....	(137)

论感觉.....	(142)
论反常.....	(147)
论空白.....	(153)
论情感.....	(159)
论悲剧.....	(165)
论喜剧.....	(171)
论孤独.....	(177)
论感应.....	(183)
论时空.....	(189)
论缺陷.....	(195)
论年龄.....	(201)
论性别.....	(208)
论习惯.....	(214)

论境况…………… (220)

进入现代形态

——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 (226)

4

形而上的沉思

——读《城堡》…………… (235)

无望的马贡多

——读《百年孤独》…………… (243)

回到“婴儿状态”

——读《边城》…………… (251)

抒情时代的反思

——读《生活在别处》…………… (260)

面对微妙

——读《围城》…………… (266)

小说:现代神话

——读《微暗的火》…………… (277)

圈子的美文

——读《桥》…………… (284)

榆树下的恋情

——读《榆树下的恋情》…………… (303)

论发现…………… (309)

论发明…………… (316)

论情节…………… (322)

论情调…………… (328)

论意义·····	(334)
论意思·····	(341)
论经验·····	(348)
论实验·····	(356)

说 空

七八年前，我在对比学者式的、讲究体系和逻辑的、充分学术化和理性化的文学批评与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时，曾有过似乎偏颇的态度。对前者，我抱了许多好感。当谈到这种批评是建立在严格的术语之上时，我对“术语与思维的精确性”、“术语与抽象思维”之关系，很卖力地作了论证。当谈到这种文学批评的体系精神时，我在作了又一番论证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体系是思想完美者的自然形式；完美的思想者必然要创造出体系；体系是衡量思想者的思想是否完美的标志。与此同时，我对建立在直觉主义之上的随想式的、印象式的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颇多微辞。我将那些不拘格式、海阔天空、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批评家说成是“游击队员式”的批评家，对他们的那些文章甚至用了“鸡零狗碎”之类不敬的字眼。

事隔这么多年之后，当我再面临目前的文学批评现状时，

我对我的基本看法虽仍无修正之心，但却有所松动。松动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开始怀疑从前的看法，而是因为我开始怀疑目前的文学批评之风尚。

我所推崇的这种批评后来并未真正出现（至少没有形成格局），但被我看作“不应成为文学批评主流”的中国的传统批评似乎也销声匿迹——至少是不成气候，却出现了另样的批评——一种企图步西式批评之后尘，然而又不得其精义与要领，终于走入歧途的批评。这种自以为学术化、科学化、逻辑化、理性化，自以为完整地掌握了一大套分析、解读之新招的批评，在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大架势之后，留给我们的强烈印象却是一个贬义的单词：空洞。

空与空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我以为，应有这样一种文学批评：它仅仅是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是纯粹的，并不联系实际——是“空说”。它是一种想象，一种构造，它不负责解释具体的对象，而只是用来满足人的理智与精神需要的。事实上，无论在文学批评还是在哲学、美学等方面，都有这一类空说的文字。尤其是哲学，它将相当大的篇幅用在了空说上。这些空说，既不是对实存的抽象，也不能帮助人们认识实存。但它作为精神哲学，给人类创造了一个广大的精神世界，使人类遨游于其中，其乐无穷。当习惯于沉思冥想的尼采创建了他的生命哲学而被我们阅读时，我们受这些文字的指引与诱导，从此改变或增加了许多对生命的看法与理解，我们在获得生命的痛苦感的同时，也获得了生命的庄严感、神圣感与使人身心俱悦的美感。尼采的哲学无疑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人生是可以得如此空说而获得无边的丰富的。文学批评虽然不能象哲学进行这种无限自由的创

造,但它也是可以允许有一路的文字,就是用于空说的。它在空说之中创造了新的美感取向,在空说中拓宽了艺术的思路。虽然,它并没有去解释一部作品、一位作家或一个具体的文学现象,但它却因为满足了我们的理智与精神的需要而获得了存在的理由。黑格尔的、尼采的、艾略特的许多关于文学的文字,就属于空说。这些空说,使欣赏者设就了新的更富质量与深度的审美心理,使文学获得了许多新的生长点。这种空实是在是厚重之空。

世界上又有许多事情是不可实说的。倘若我们不能接受佛教的“真佛无形”、“真法无相”、“万物本空”的学说,但总不能否认世上确有无象之在。这些无象之在,在得到描述时,是无法成为具象而边缘清晰直进我们的视野的。事实上,作为研究精神现象的文学批评,常常要面对这些无象之在。因此,文学批评难免空说。

然而,十分遗憾,空洞却并非空。

空洞恰恰是趋实行为的结果——但此实乃为虚假之实。这样的批评,先是引进空的理论,然后作古老的“理论联系实际状”去寻觅能被此种理论解释或能作为此种理论的佐证的实。以空对实,或以实对空,然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那实皆未能坐实——实而不实。以不实之实来说事,来充当论据,便是与空不可相提并论的空洞。

另有一种情况:实确为实,但此实非普遍之实而为特殊之实,然而却将这特殊之实置于普泛性的理论之下。此种情况在当今的批评文字中已屡见不鲜,以至到了见怪不怪的麻木状态。固然,世上难有全覆盖定律——再宽泛的定律也难以穷尽事实,但作为用来被解释或作佐证的事实,总得有一定的

概率。由于此实概率低下乃至干脆没有概率,因此,这些没有获得一定概率支持的文字当然要跌入空洞。

又有一种情况:观念与材料之关系,乃为强行结合的关系(拉郎配式的婚姻)。材料并不能被观念所解释,也不能为观念作佐证,但却硬是被写作者将两者认定,从而纳于一个框架。解释则是牵强附会之解释,而佐证则是厚着脸皮的硬靠。皮肉相离,筋骨两分,实虽实,但因其不同道共轭,文章则如沙上建塔。设在空虚之上的文字,只能使人觉其空洞。

空洞与无知实为同义。其实,但凡能够捉笔从事批评的人,还不至于无知,只是知不足而已。而知不足,就无力实现空之境界,而只能造成空洞。知不足,一是表现为对理论占有不足,二是表现为对材料占有不足。两者皆短促、虚弱,便无营造能力。在力不从心的窘迫之下,其文字空洞无疑。

4 空洞却又可能与暴发有关。原先是个赤贫,忽于一个早上,一下子从滚滚而来的理论资源中暴发。然而,却无对这些资源的领会、掌握与使用能力,加之天生就有的一番爱炫耀(显富)的虚荣之心,于是将这些大而又大、虚而又虚的理论毫无节制地挥霍出来。更糟糕不过的是,他又想用细弱之实,来支撑这些理论。如此,不落得个空洞又能如何?

空洞自然与华而不实的习性有关。批评界的浮躁之气,有目共睹。在轻飘的晕眩之中,我们一个赛一个地说着大话,一个不让一个地比着玄虚,都唯恐落个老实庸常的形象。然而话题虽大,却大而无当,真正的应了八个字:轰轰烈烈,空空洞洞。

空洞之文,只能导入入虚妄之境。空洞既不能使人达抵空之境界,又不能使人宁静地处于平实状态。它使人悬浮于